

往事悠悠

房东大姨

□刘润国

我是在结婚后第二年的秋天来的黄岛。为了养家,我选择了这个离家不远的地方讨生活。从在家种地到在城里摆摊卖菜,也许是一个农民没多大出息的选择。但不得不承认,“小富即安”的小农意识在我的骨子里长着呢!

出门在外,遇到的人多了,不再是村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大爷大娘、叔叔婶子。陌生的面孔,有的变得熟悉,有的依旧陌生。而那些熟悉的面孔,从此也就扎根在我的记忆里。

在外谋生需有个安身之所,我在黄岛租房住了将近二十年,搬了五六次家,接触过五六个房东。时至今日,我依然念想着那些善良的房东,因为好人的友善是一束光,会为你驱除寄人篱下的阴影,更会让你在后来的人生旅程中,时常在静思的黑夜里看见它、感恩它。

印象最深的是第一个房东大姨。她个子不高,嗓门却挺大,说话时爽快中透着一股英气。我和合租的搭档老姜住在

她家的南屋。因为房子地势特殊,出大门要爬一个很陡的坡才能进入胡同。我们每天推着装菜的小车,一出门就要弯腰驼背地用力冲向那个陡坡。看到我们吃力的样子,热心的大姨总会在后面帮着推一把。

我们住的屋里没有水,打水洗脸要到房东住的正屋的灶间。起初,每天早晨我都会轻轻走进那间正屋,开水龙头时也不敢开大。可无论脚步多轻,睡在隔壁的大姨总能马上感知到。“是小刘在打水吧?我就知道是你!你走路轻,老姜走路吧嗒吧嗒的。没事儿,把水龙头放大点儿吧。”大姨大咧咧地说。即便这样,我仍然不好意思,感觉惊扰了人家的睡梦。

一到月底,我和老姜就凑房租钱交给大姨。大姨总说不急,即使拖延几天也从催。后来我们在家做饭吃,烧柴火做饭弄得屋里烟熏火燎,大姨也不嫌弃。有一天,我俩收摊回来,正准备做饭。大姨推门进来,手里端着个盆子,里

面盛着半盆海鱼。她说:“你大叔今天出海打的,我都给你们拾掇好了,你们直接炖了吃就行。”当时,房东大叔经常出海捕捞海产品,再拿到市场上卖。这些鱼本该拿去换钱的,大姨却毫不吝啬地给了我们!

那晚,我第一次喝到新鲜鱼汤——我们用大锅熬制,做出来的鱼汤呈奶白色,味道非常鲜美。也是从那时起,我爱上了喝鱼汤。

我和老姜在大姨家租住了一年多。后来,我把老婆孩子接来黄岛,就另寻了住所。但每次在菜市场碰到大姨,她都会笑眯眯地站在我的摊儿前,跟我们拉上一会儿呱儿,那感觉,特别亲切。

如今,大姨已经八十多岁,很久没有看到她了,每当她的儿子或女儿来买菜,我都会询问她的近况。他们说大姨现在很少出门,顶多到楼下坐坐。在我的印象里,她可永远是那个走路稳健、说话爽快的大姨啊!怎么这么快就老了呢?

人生感悟

手提灯笼

□张京会

儿时,每到过年期间,我都会在晚上去各家各户捡拾没有炸响的哑炮。把哑炮上头的纸皮剥开,露出里面的炸药,点燃,待其“咔嚓”向外喷火时,迅速用劲按在硬墙或石头上,哑炮便会闷出响声。这虽比不上正常的鞭炮那么响,但也有过年的快乐。当然,此举存在一定的危险。

晚上捡拾哑炮,灯笼是必不可少的工具。可惜,由于当时家里经济拮据,灯笼成了我的念想。没有灯笼的助力,想获取更多哑炮的我,只好哪里有鞭炮声,就火速赶到哪里。一时间,我成了捡拾哑炮的“专业人士”。

当时,买不起鞭炮的不只是我,很多和我一般大的孩子在得知我的秘密后,纷纷加入捡拾哑炮的行列。可恨的是,他们竟然提着灯笼捡拾!因此,我“颗粒无收”的时候越来越多,常常败兴而归。

于是,我央求父亲给我制作一只灯笼。父亲不同意,我便绝食,当然背后我会偷偷吃点零食——我才不傻呢!父亲拗

不过,只好用白纸糊了一个外壳,里面放上煤油灯,权当是一只灯笼吧。虽然我的纸糊灯笼没法跟别人的玻璃灯笼相媲美,但有总比没有强。有了灯笼,我又可以充当捡拾哑炮队伍中的领军人物了!

好景不长。除夕夜还没吃饺子时,我提着纸糊灯笼出了门。刚到街口,后屋的鞭炮响了。我撒开脚丫子往那儿急跑,结果不小心晃倒了灯笼里的煤油灯,点着了灯笼外壳。我一着急把灯笼扔到路旁,瞬间又点着了那里的草垛。村里人闻讯赶到,一通忙活才把火扑灭。为此,父亲赔了人家一垛草,我也被罚失去了几天自由。

第二年除夕到来之前,我又央求父亲做灯笼,遭到他的坚决拒绝。我只好自己动手凑合着做,这也是我一计——小孩制作简陋的纸灯笼,恐怕又会惹事端。父亲果然中招,他到供销社按事先设计好的尺寸割了玻璃,做了一只小巧玲珑的玻璃灯笼。有了这只灯笼,我顺利捡拾了超多大号哑炮。伙伴们甚至用糖块和我换比较大

的哑炮。

大年初一早晨,我把好友约到街上,拿出最得意的大号哑炮,剥开纸皮,让他攥在我手里我点火。“啪”的一声,好友的手掌瞬间血肉模糊。我急忙撕开棉裤腰,拽出一把把棉花敷在他的手上,可血还是止不住地往外冒。闻讯赶来的家人迅速把他送往医院。从此,再没有人和我玩耍,我就像个瘟神,大家见了我都绕着走。

我彻底激怒了父亲。他把我毒打一顿,又把玻璃灯笼踹得稀碎。此后的每年除夕,我再没提过“灯笼”二字,这两个字仿佛成了我的忌讳。

又一年除夕,父亲病了。那天上午,他拖着病重的身子,给我做了一只玻璃灯笼,日后便再没下炕。我深知,这只灯笼不是让我捡拾哑炮的,而是用来照亮我前行的道路。



朝花夕拾

羞羞的百合

□魏津

在妻子过生日时为她送上一束鲜花,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,是需要很大勇气的。

这两年,逢到那个日子临近,心便蠢蠢欲动,盘算着给她一点惊喜,也一次次在心里给自己鼓劲:伙计勇敢点,你可以的!然而每次都因勇气不足打了退堂鼓。

一定是年代生活的烙印太重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,天生就缺少生活情致,离浪漫的距离更远。读书的年纪,我们离开家乡,去兵团屯垦戍边,去农村插队落户,之后返城就业,又赶上独生子女政策、改制下岗、自谋职业。风里来雨里去,上孝父母,下育儿女,个顶个都是拿得起、放得下的汉子。却唯独在情感抚慰方面,非常亏欠妻子。

嫁汉嫁汉,穿衣吃饭。想想何曾有过恣情暖意的表达?

今年是我退休的第五个年头。妻子在忙活洗衣做饭的同时,又关注起外面

的物价,不厌其烦地抱着手机,刷屏比价,大有价不最低誓不罢休的劲头。

虽然现今衣食无忧,妻子却总说:能省一块是一块。这代经历过贫苦的人,特别珍惜眼前的幸福。且年纪越大,越不在意自己,心思都用在孩子和丈夫身上。就冲这,我今年一定要给她一份惊喜,一份可能遭受埋怨的小确幸。

妻子生日的那天早晨,花店尚未开门,我已站在门口。

“叔叔是要买花吗?”姑娘的声音透出一丝好奇。

“是的。”我气定神闲,居然没有半点心慌。

走进花店,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姑娘。我看见她的眼睛闪闪发光。

“太好了,叔叔!一清早碰见您,真好。您真浪漫!”

这时我倒有一点不好意思了。我问:“是不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,买花的

太少?”

“确实少。”姑娘说着,一边开始为我挑选鲜花,她将选好的百合、康乃馨、红玫瑰和满天星,熟练地搭配捆扎好,连同买花人的祝福、情意、爱和欢愉,用紫红色的包装纸围拢起来。

“祝阿姨生日快乐!”姑娘把一大捧花递给我。

第一次捧着花,走在人来人往的街上,我看花,花看我,似乎都有些陌生,甚至还有点羞怯。65岁了,大姑娘坐轿头一回,怎么能不激动?我在心里不住地念叨着,千万,千万别让我碰见熟人和朋友。如果碰到了,就干脆说是给朋友捎的。

这样想着,低了头,脚步匆匆地往家里赶去,来到楼前,我下意识地一摸额头,大冷的天竟是一手汗!

哎,第一次给妻子送花,惴惴不安的样子,好像做了亏心事一般。

琅琊放歌

冬天的乡愁

□周家海

寒潮来袭

冷风如刃

削刮着天空、云朵和大地

大雪纷飞

每一枚雪花

都是这个冬天的恋人

积雪深深

雪花们簇拥着抱团取暖

炊烟俯下身前行

只为悉数收集游子乡愁的足迹

以及传递老母亲

日渐苍老的思念和牵挂

远山、近树和田畴之间

平铺直叙着雪地的清冷与素净

而白色是最接近灵魂的颜色

以致老屋和母亲的头顶

竟出奇相似

白茫茫一片

今夜,游子的梦里梦外

定然会虚实难辨

仿佛又回到了童年

他忙着在堆雪人

而母亲正大声地

在唤他的乳名、喊他回家吃饭

西风至

□程爱国

西风至,一些生命在撤退

园子里的银杏树叶落精光

他说了,让西风等一段时间

他要再走一会儿

在黄昏中穿过丛林

找一缕霞光照亮回家的路

季节的光还没来得及虚度

风起的日子把万物隐藏

他依然在昏黄的灯火中写下

冬眠的诗行

匆忙的生物也在土层里还乡

冬渐深,远处的天空很薄

村庄里一缕缕炊烟随风飘荡

他内心的西风不再作响

云梯

□石慧

穿过溪流,草甸和高原

我沐浴一路风雪而来

万里迢迢,只为在人群中看你一眼

在人间,你的云朵是梯子

在人间,我的脚步是泊船

留白

□杨晓慧

枝丫孤零零地朝着苍天

抓不住一片树叶

我布满相思纹的手心

没有留下一丝

你的缱绻的温度

《逸文》由本报编辑部
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

